



2802
22-16



01-12
號2802
卷22-15

子張第十九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通義金仁山曰子貢子夏雖詳而記子張之言在篇首故以各篇道焉觀於戴記戴孔門高弟之言行往往亦於此五子為詳則可見矣故此一篇自五子之外不他及耳回由之不與豈亦以其歿於夫子之前歟然有子平日言行以聖人又未嘗為門人之所師而其沒亦在夫子之後乃亦不與其列者此則偶不之及或此篇皆五子門人之所記故不他及要亦不必深究也

子張第十九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通義金仁山曰子貢子夏雖詳而記子張之言在篇首故以各篇道焉觀於戴記戴孔門高弟之言行往往亦於此五子為詳則可見矣故此一篇自五子之外不他及耳回由之不與豈亦以其歿於夫子之前歟然有子平日言行以聖人又未嘗為門人之所師而其沒亦在夫子之後乃亦不與其列者此則偶不之及或此篇皆五子門人之所記故不他及要亦不必深究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勉齋

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蓋孔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淡而行道之切矣

論語集註

集註頴悟通義云頴悟頴鋒鏘也言頴銳而聰悟

子張曰士云云揚明云見危如遇君父之難喪捐父母哀是極其慘怛之意○蒙引云其曰思義曰思敬曰思哀皆就士者地位說其實敬哀皆須不待思而自然方是其可已矣○見危致命言見危而能不畏死以貪生也見危即致其命不暇致思也祭思敬兼內外神言○衍明云其可已矣此深許之詞○文林貫百云其字指上四事

○通義許白雲曰此為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軀如孔子言行已有耻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太狹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王文憲曰死生得喪是各檢上大節居喪奉祭是人倫上大節

集註授命憲問篇云見危授命○庶乎其可矣蒙引云子張意謂儘可了朱子訓曰則庶乎其可似以抑之蓋士者分內事固不止此今日其可已矣則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註又曰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太急處恐後之學者遂以此為極致也

細註西山云云不待思云云存疑云諸家皆以致命不待思謂不待思慮意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自顏子以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

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頴悟篤實皆以資質言○子貢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子貢所能及者顏之頴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頴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頴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俱以稱子貢子夏也

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宋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太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決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決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未稍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狗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

子張曰執德云云蒙引云
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
一理也云云若或以少有
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
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
者存而信道之不篤則德
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
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
為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
能為無○執德之不弘者
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
者知之不真也○此有無
不可以道德有無言其說
大謬然其所以不能為有
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
也○子路之終身誦子貢
之以無誦無驕為至執德
不弘也宰我之憂為仁之
陷害再求之自畫而謂力
不足信道不篤也○揚明曰執是守德是道之得於心者不弘守之太狹而以片善自足○徐岩
泉初問曰焉能為有無不是不足為輕重只就道德上說如若存若亡之謂亦勉○文林貫肯云
焉能作何足

集註有所得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

並立而德不孤單也○程復心曰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
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有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有所得謂德也
守謂執也太狹謂不弘也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了然固守一節者也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明學者為學之
弊

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
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
能死哉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
饒氏曰子夏是棟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棟許多難底
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
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於

度反。八。讀
作無。下司。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固
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
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
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凶而已矣

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
意若信道不篤則容

受太廣後隨入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
則是惟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
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入
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
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
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
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
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
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
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
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
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
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

編註貪而無云云見學而篇編絕見子罕篇

子夏之門人云云文林貫白云云何如言謂何可者是有益之交與是交不可者是損友拒是絕所聞是閱于平日師友之言尊賢是敬其有德者容衆是包容其不賢者嘉是獎美之意善是善言善行○蒙引云子夏之門人間交於子張子夏已嘗告以交友之道而門人復問於子張是必有不足於子夏之言可者與之謂可友者則與之友其不可友者則拒而勿與之友如直諒多聞者可便辟善柔便佞者不可○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爲仁爲義者衆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

則皆無破了○王陽明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則亦俱是○鄒澤山折衷云尊賢二句要重容於一邊大賢二句見其不必拒入不賢二句見不能拒入

集註有過高云云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註中謂子張有過高之病不知此言非過高也君子周而不比處便是如此不切於論交耳註中說不出子張病痛○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論交友之道而見二子言辭之病

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縵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峰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爲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一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間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道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入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靖和

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入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以此處乏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

子夏曰雖云云註疏云小
道謂異端○蒙引云雖是
農圃醫卜之屬恁樣小道
然其初固皆聖人之制作
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存
焉故必有可觀者然局於
一偏滯於一隅若以推之
天下國家則恐不通就行
不去了是以君子於大道
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為
也可觀以其理未嘗不在
而各有濟於用也○圖解
云可觀是足取者兼至理
所寓日用所資致推而廣
之也遠指天下國家萬世
泥行不去也泥如泥塗之
消物不能前進小為指小
道說○通義程復心曰小
道須是就道字上看方為
親切農圃醫卜本屬技藝
然皆依道理而行形而上
者為道形而下者謂器就
他小道理上看亦自可觀
但他箇道理局在器上所以
推拓不去

不可者拒之則傷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
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
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
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大道何所不容則幾
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答字矜字是破子夏一
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
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
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章皆有過高之
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
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一章以執德弘信道
篤為高故有為焉能為有亾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
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
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
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此蓋進人以成之學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集註如農圃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農如許行為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國如種樹
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上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三

百家衆技云云林希逸曰
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
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
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
故曰皆有所明○通義程
復心曰百家衆技用於世
而不可無者耳目鼻口用
於身而不可無者耳明於
聲目明於色鼻明於臭口
明於味皆有所明者也然
耳不能明於色而為目鼻
不能明於味而為口是不
能相通者也農圃醫卜之
技正猶是耳以其有用故
必有可觀以其不能兼用
故致遠恐泥然夫子但曰
必有可觀致遠恐泥集註
取楊氏之說則斷之曰非
無可觀致遠則泥蓋欲學

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

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

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君子不為也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

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
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
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

者知君子之失，不為而以
為戒也。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見君子不為小
道之故。

子夏曰日云云存疑云月
每月也不是一月故下云
月○所亡兼知行日知之
知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
○郝鹿野主意云所亡謂
未聞未見者所能謂已聞
已見者俱以知言不兼行
說○通義程復心曰或有
謂上句屬知下句屬行者
却不然蓋兩句皆兼知行
說未知未行者謂之所亡
已知已行者謂之所能
知其所以則未知未行者
可自勉以求進月無忘其
所能則已知已能者可守
之而勿失所以集註曰言
已之所未有是包
知行說

章圖云右第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既欲知新又欲溫故

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
猶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
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
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
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
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
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矣。讀作無
好去聲。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

程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
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

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
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問
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
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
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
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
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
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且
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
則學安得不進。○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
知且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
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
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
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
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

子夏曰博學云云王觀濤

曰博學不止聞見是於事物物上牀認天理○存疑云博學事事都要理會也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蒙引云篤志堅心也切問切於已也近思近於已

集註學問思辨中庸語

做工夫如何會到三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雲峰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日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矣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

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于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

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失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

集註便是徹上徹下云云通義東嘉史氏曰徹上徹下之語程子兩章所言皆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如此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學者致知之事所謂徹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者仁以德行著仁在其中者仁既為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則仁之性是天然之體仁人心也之類是也仁之道是當然之用仁之實事親之類是也然未及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唯以為仁之德則可爾心不外馳所存自熟雖未可便以為成德之事然成德之道理亦不過如此而已故曰程子兩章徹上徹下之語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也程子前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仁語此語字正指君處恭三句而言此曰徹上徹下之道此道字正指博學等四事而言曰此語同此道自初學至成德

已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以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底道理○朱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淺說淺

皆不外焉非徹上徹下而何

細註碎面益背見盡心篇

說都效此○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徹上益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

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

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揆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

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二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為學之事而有得仁之道仁以德言

新安謂博學是總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此說未當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以致其道
審曲面勢以飾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財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合喙云居肆成事如梓匠者居梓匠之肆以成其梓匠之事輪輿者居輪輿之肆以成其輪輿之事百工皆然○蒙引云工不居肆而在家則幹他事理他物是為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於物上不在道理上用故無以致道此則子夏本意○又云成字致字重看○存疑云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集註存疑云集註有二意雖云二說其義始備然須以前說為主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蒙引曰畢竟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以求造道之極致

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矣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

勞而無功

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

重在居肆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

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宋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

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

子夏曰小人云云存疑云
如陳賈以周公之過來解
釋齊王是文過但他為
君文過此是自文其過
徐岩泉曰看一必字見小
人自欺之心○宜照解曰
文過全在心術上看出病
根只在憚與欺二字○陸
象山曰古人惟知過則改
見善則遷今各執已見被
人點破便愕然百計文飾
到底要說個是以此且流
於污下

集註以重其過蒙引云以重其過四字朱子警人必切文則重其過矣何也始焉不知慎思而行
與理悖是過了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增其過也重字去聲讀○存疑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
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自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教人改過而為
儆戒之辭

子夏曰君子云云蒙引云
君子一身有三變如何自
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
尊瞻視儼然其貌之莊也
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
矣及其近而就之則其色
溫爾然和氣之可掬也即
之也溫雖可得而親矣及
聽其言也則又非法不道
是是非非確確其不可易
則雖可親而不可狎是則
君子一身自遠望之是一
樣近而就之是一樣及聽
其言又一樣此所謂三變
然君子豈有意於變哉蓋

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
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
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
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
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
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
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
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
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
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
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
可見後說是發于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
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小人
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

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南軒張氏曰看

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以重其過
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
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
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
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
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
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
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
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
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發頤四書大全

論語卷之九

十一

其陰陽合德所養者周是
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
不待有所矯而然也○又
云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
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
如此望之儼然舉一身言
即之也温指見於面者○
存疑云此君子不是指夫
子然非夫子不能此○又
云儼然者貌莊禮恭如泰
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
也温者氣温色和如春風
遲日無稜厲之色也言厲
者義正詞嚴是是非非確
乎不可易也嚴而温温而
厲君子自來如是本無三
變三變者自他人見之爾
○文林貫肯云君子指孔
子○楊明云望之是遠看
即是就身迹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竝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
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
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聖之儼然敬而重也
皦之也温相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
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温焉即之也
温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
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
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温者心平而
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
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
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
意於變也

○細註記聘義云云鄭氏聘義註云色柔温潤似玉也縝緻也栗堅貌

子夏曰君子信云云蒙引云信在使民諫君之先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也○揚明云
信是平日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民信我勞以力役言
信而後諫云云揚明云信是平日出於至誠而君信我諫有匡正意○存疑云言勞民之事非民
所樂為必至誠惻怛之意
素孚於民而民信之然後
不得已而勞其民必諫
其心曰上素愛我今者之
勞非欲病民也不得已也
雖勞亦不以爲病矣若未
見信於民而勞之事雖當
然民不知其心必以爲病
也也諫君之言非君所樂
聞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
於上而上信之然後不得
已從而諫其君則君必諒
其心曰彼素愛我今日之
諫非欲諉我不得已也雖
諫亦不以爲諉矣若未見
信於上而諫之意雖忠誠
然至不知其心必以爲諉
也也○又云信而後諫固
是亦有雖不信而不空不

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
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
氏曰儼然而温剛中有柔也温而厲柔中有剛也剛
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入見其然以爲三變
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通考勿軒熊氏曰聖
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
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
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爲厲已也信
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諉已矣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
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
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論語

諫者其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勞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時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為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集註交孚云云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註中謂交孚不若是若欲交孚於民非朝夕之故况君門遠於萬里諫議之臣豈能交孚得盡

章圖云右第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上下之交以孚信為本

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

○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惻是說人所以信之由惻惻屬愛不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惻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

通考宋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言為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為交孚之信三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

子夏曰大德云云申第云大德猶言大節指綱常倫理言小德猶言小節指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類

○楊明云出入是或出或入即踰閑無害可畧可

○淺說云人於君臣父子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一一皆盡其道而無越乎規矩之外則于動靜語默之間事物細微之際雖或以有出入而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子夏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

宋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

○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

集註閑闕也韻會云闕門遮也門闕也

○通義金仁山曰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句闕也

細註 雙峯饒云云蒙引云饒氏謂此章用以觀人則可以律已則不可至言也
集註 吳氏曰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為輕重則不於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論止身處事之道而見子夏言辭之病

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入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又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

子游曰子夏云云揚明云小子指眾弟子當字作於字看抑作特字看未指小學為末節○蒙引云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誠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通義金仁山曰洒掃凡曲禮所載養之禮與小儀弟子戒所載洒掃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載名稱辭令及儀禮小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曲禮儀所載升降上下揖遜拜跪之儀皆是

得○**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采云曰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與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於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問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雲

子夏聞之云云孔安國曰
噫心不平之聲○直解云
噫是嘆息之聲○蒙引云
言游過矣只指言語上指
他過不心曰言過也過字
活套○區猶類也厚齋之
說不必用彼以區域言若
區域分類却不知就草木
分類為是○通義金仁山
曰區字以品猶言品類也
如區分區畫皆是○馬融
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州木異類區別言學當
以次○吳省菴引躍云道
字以教入之道言一孰字
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先
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
○微言王觀濤曰一君子
之道俱就教入者言區別屬草木大小說而學者淺深自在譬如上誣猶罔也他力量尚淺我乃
示之太深明是無罔他了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齊都有不假漸次也

久之怠而言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則倦字指怠於教入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
集註先後指本末之深淺而言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
不量其淺深云云蒙引云淺深生熟要分辦造到深者又要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說子夏此說便
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
意

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
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與處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

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言君子之道非以

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

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上下文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

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

者強而語之此三句又補聲御之足上下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

之道豈可如此若夫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

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宋子曰非以洒掃應對

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

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

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用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

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

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

矣何嘗如此僅侷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

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

程子曰云云蒙引云程子五條首一條是發子夏本意後五條是破子游小視了酒掃應對以矯其偏然此意子夏當時亦說不及此恐亦未必曉得也曉得則亦聞性與天道矣

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上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有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程子曰君子教人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問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
一年云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酒掃云云形而上云云蒙引云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此句亦如云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語勢似或緊些只為人認本末為一致故立言如此○又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忽於小也且兼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所以為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朱子之言極極○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便間斷○存疑云君子只在慎獨者正以理無大小雖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理無不在君子之學於此而謹之也程子言謹獨處非一川上章亦然此見程子平日用功處其悟道入德之深非游夏所及矣

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處不到理便不周匝○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上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順序也非是謂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酒掃應對是事所以酒掃應

聖人之道云云存疑云聖人之道無精粗粗亦這道理故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洒掃應對是粗者精義入神是精者精粗都是一樣道理故謂貫通只一理貫通是彼此相通不是一貫之貫○蒙引云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同者洒掃應對其源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此理○易下繫辭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物有本末見大學經一章○存疑云凡物有本末此章所言本末是也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言本末皆有理不可謂本有理末無理也洒掃應對之所以然正此意

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左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言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灑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灑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灑掃應對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曰易中此語與灑掃應對對言灑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

可到聖人事存疑云洒掃只是敬敬者聖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

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未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未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未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未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通考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事是其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小學大學而見二子言辭之病

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通考吳氏程曰即此灑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非以聖人全體。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小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太
 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
 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灑
 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
 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
 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灑掃應對。非道之全
 體。只是道中之一節目。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
 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
 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
 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
 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
 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
 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
 則學者所為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
 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

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
 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至。知之未至。不
 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
 強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
 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
 之之理。○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為本。灑掃
 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灑掃應對。及入太
 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
 上做來。則未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太小學滾作
 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
 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
 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
 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
 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寢
 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
 日之習灑掃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

新安陳云云存疑云
陳新安謂程子此處說謹
獨只是小事與中庸大學
所說不同看來不是程子
就理無大小上說蓋示學者用功切要處與川上章所言慎獨一般不曾說到小學處不可以此
來纏提

義入神實不離于灑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
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
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峰胡氏
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
知理之一也。謂末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
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
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
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
○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
持其心。年寢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
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
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
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灑掃在長者之前。能謹
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
有誤。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
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

子夏曰仕而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此章先言仕蓋為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
仕者亦有學未成為貧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
交發集註下文資驗二字
最妙○存疑云仕而優
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
優則仕指未出仕者言
○又云看來此章似重
王學上本文二優字一則
字俱不當平看上優字乃
有餘力之優下優字乃優
入聖域之優上則字訓作
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仕
而優則學者謂退食之際
即以帝典王謨而考其今
日施為之得失也學而優
則仕者謂必待學之已成
而後方可出以就仕也
○焦漪園曰優者無困于
心而自得之謂
○揚明云優字是有餘力
勿作暇月

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
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
○仁山金氏曰程
子此章發明聖賢間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
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
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
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
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
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各
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
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末終所
後子游以灑掃應對為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為本
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為不
同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

此章見在與學字並常先

集註理同事異存疑云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事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
盡其事云云又云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仕學相須而見當務之急

優有餘力也

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

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取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問仕優而不學

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

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峰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議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狗己蠹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者為斗筭之人，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

子游曰喪云云圖解云喪是父母之喪致極其哀痛迫切無所不用其情○脈云此章探喪禮之本當親之喪必誠必信必致乎哀而止哀之不致有不若禮不足而禮有餘也○馬懷安曰義云親喪人子之所當自盡致哀則無不盡分處○存疑云此是崇本之意蓋為世人多趨於末故為此言致足致知之致推之以至其極也然而止二字尚有病不若聖人喪與其易也之言有斟酌此並言所以難也

不若禮不足云云禮記檀弓上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而止二字亦云云蒙引云而止一字所以為微過於高遠者只是簡略細微之意細微處簡略則能過於高遠而失之疎薄矣亦須看微字不可說太勁○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

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畧細微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援喪禮之本而見情文之輕重

子游曰吾友云云燃犀解云難能是為人所難為之事兼知行說然字承為難能來仁是病其心德之未絕也

誠實虛偽也少惻怛寡情也虛為寡情則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故未仁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弟子自相評論而不許以仁仁以德言曾子曰堂堂乎云云圖解云堂堂即外堂之堂此言其造詣之高廣○朱以九曰只玩堂堂二字便不是入室了堂雖高明室則深潛○徐若泉曰堂堂亦不是贊詞乃惜之也○蒙引云曾子此言

蓋就為朋友分上說蓋仁惟務內而平實者能之而亦可以為人所資於已無難認密察之功於入無切惻觀感之助難與並為仁也○存疑云與並為仁猶云與共學與事君

集註不可輔而云云存疑云於已無舍已下問之意故不可輔以為仁於人無惻怛俯就之心故不能輔入之仁為仁○通義王文憲曰兩輔字釋並字

子曰剛毅云云見子路篇

細註子張既除云云禮檀方篇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勉齋黃云云存疑云勉齋云德根於心惟求之近之說似稍差觀者詳之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弟子自相評論而不許以仁仁以德言

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夫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峰饒氏曰行

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尊乎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能有以輔入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

以為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

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淡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矣○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曾子曰吾云云蒙引云人未有自致者也亦指常人言○衍明云人字所包廣自仁人孝子以至愚夫愚婦皆在○通義程復心曰自致者不待人勉而自盡其極之義其他事尚待人勉只有親喪出於人之真情不待人勉故夫子嘗曰喪事不敢不勉子張曰喪致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首是此意○甲第云自致是致其真情○直解云致是推致其誠的意曾子說我常聞夫子有言常人之情于凡應事接物之際真切懇致處少苟且忽略處多未有能自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也求其能自盡者必也于父母之喪乎蓋于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况居喪之時又人道之大變惟是這個時候其哀痛迫切之誠發于至情而不容已

細註孟子語見孟子滕文公篇

○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章啓人以真誠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

音鳥○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

集註尹氏曰云云蒙引云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

者是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喪禮出於本心之誠

固可遵而不可改人之適自便而以死待其親者雖不可改而亦改之矣而莊子則不然於其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於其改也父行之吾亦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此實人所難也蓋以其所關繫尤大也○講述云莊子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政非其臣與政皆不可改其心有所以不忍故也夫以用入行政之大皆已所得專為之曰猶常存乎不忍死親之心此所以為難能然其不改亦以獻子所用所行皆善人善政不必改者故不改為孝若其不善則蓋怨幹盡尤孝之大者故

下則至能之推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

聲

元祐之改熙寧為見而紹聖之紹述則非矣

集註孟莊子云云人物備考曰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馬融曰子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圖史合攷曰初獻子卒莊子年以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所以為難也

獻子有賢德通義金仁山曰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於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引其賢可知集註補獻子賢德一句而後不改者可以為孝

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難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曾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辛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孝道二節

孟氏使云云圖解云失其道失教養之道○揚明云散乃不親不遑意久是慨民久惟于刑情即犯法之情由○存疑云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緣於情義爭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扶持百姓親睦何致爭鬪而致訟哀矜者於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喜者喜已之聰明能得其情也○徐岩泉曰如得其情情實也訟者無情實○通義金仁山曰喜者得獄之情快已之察也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又許白雲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官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

○雙峰饒氏曰天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峰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既衰皆失前二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為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喜

集註使之無道存疑云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白養而日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場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益迫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恒心亦使也故其犯云云蒙引云犯法者民也所以致民犯法者上也

迫於不得已云云通義云使之無道故迫於不得已教之無素故陷於不知○存疑云迫於不得已如飢寒起盜心之類是也陷於不知只是小民無知而犯法○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論聽訟之道而見曾子有愛民之心

子貢曰紂云云微言王觀謂曰凡人有其實者決不能辭其名歸者言天下之惡多加在他頭上惡非惡入乃自警戒之意○文林貫首云君子是為善的人○蒙引云下流二字極有意味○通義東嘉史氏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二句正是言紂身上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繫以陷於罪戾而陷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

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息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維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奪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與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此章嚴不善之戒意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

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曰累

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厚齋馮氏曰紂各辛字受紂縊也

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此章見人當改過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及其更也復於無過人皆仰之夫過而人皆仰更而人皆仰不猶日月之食乎蓋日月之方食舉天下人皆得而見之及其復也則所以明昭萬國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又云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改只可說復也子更字亦然其語云更之則無損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或以人皆見之處截非也○圖史合攷云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日月食者日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日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釋編史伯瓊論日月食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

更也人皆仰之更本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

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蔽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

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

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

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

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覆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於虔反

此章只夫子無事師

衛公孫朝云云覺路云焉學問從學何人是以世俗專門之師窺聖○文林貫貫云焉學是問何所從學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羨君子改過之善

子貢曰文武云云蒙引云

此道字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軀也彼賢者識見明敏則有以記其大節不賢者識見雖稍劣亦有以記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小大小雖不同要皆是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所不學如賢者識其大夫子則於賢者學其大不賢者記其小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小者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歸矣亦何常師之有○姚承庵曰在人在其人者自自得師也即中庸待其人而斤行意○鄭申甫曰識字讀如字不音志即曉暢解悟之謂○通義東嘉史氏曰文武之道集註謂文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之章皆是也饒氏謂此皆是道之粗者集註以此為道似乎小了道字蓋形而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在故爾夫子以拾合漢方始足成全軀太用愚按或問文武之道為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處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言也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

周之禮樂朱子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莫弘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夫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之言皆有厭薄事實慕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道者亦豈離於禮樂名物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是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虛空恍惚而無所據也詳味朱子所言叮嚀懇切委曲詳盡其所以為天下後世厭實慕虛者之戒可謂遠矣以此為防不意再傳之後饒氏所疑集註之言果皆出於其所已辯而又且以為是也噫又何怪乎聖人之道一再傳後而有莊周之荒唐也饒氏此意正與楊氏說存尹樂堯舜之道為耕

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莫弘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于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峰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于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太全集列聖之大成

叔孫武叔譏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食穀飲出作入息者相似
朱子深非其說推彼可以
明此矣○仁山金氏曰章
指謂文武之謀訓功烈禮
樂文章未至遂地尚在人
口傳心記之間但賢者則
能記其大條且雖不賢者
亦尚記其小條且故禮處
尚可參考大者如禮樂之
本原書易之至理又如功
烈規模之太用小者如制
度聲詞文采之多法令文
之為之末

賢者識云云張侗初曰江
水印月而日在江盆水受
月而月在盆月無大小不
應作江水盆水看賢不賢
之識亦如是

集註謀訓云云講述云謀
訓是言語功烈是事業禮樂文章是法制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推本聖學所傳之緒

叔孫武叔云云圖解云使朝臣知之沮其用也
○圖史合故曰叔孫武叔各州仇魯叔孫成子之子也
子服景伯云云蒙引云賢人之道卑淺而易見聖人之道高深而難知○文林貫肯云告是有不
平之意之字指仲尼與子
貢之道官牆二字平看及
肩喻道之卑淺窺見明其
易見室家之好喻威儀文
辭之盛

夫子之牆云云文林貫肯
云宗廟之美比道德之章
美百官之富比道德之富
盛德云云七尺曰初通義云
七尺曰初詳見孟子盡心
上官廣蒙引云禮記儒行
篇儒有一畝之宮註宮牆
垣也
得其門云云存疑云惟心
能知故口能言心說不能
知則安可言○文林貫肯
云得其門指夫子高牆廣
宮的門知神化之域者寡
是以猶言間或有二人

武叔魯大夫各州仇宋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本

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歎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
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是之強大號
幸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
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宋子曰吾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七尺曰初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亦亦寡

宋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
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
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
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
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
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
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
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

○揚明曰云指子貢賢仲尼之言。通義程復心曰及看之牆不得入而室家之好已可窺數仞之牆不得入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不可見叔孫武叔能窺子貢之牆者也若夫子之牆得其門而入雖七十子之儔如顏曾輩自寡有之况武叔乎其以子貢為賢於仲尼蓋亦宜矣

章圖云右第一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道徳之淵懿

叔孫武叔云云蒙引云踰過也不是躋攀之意如丘陵雖高日月猶在其上便是踰了○微言李彭山曰日月以高言何傷於日月則以明言○文林貫音云無以知言無用為此毀人之事 集註大阜通義云阜房缶反山無石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道徳之崇高

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在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踰

其至高自絕謂以致謗自絕於孔子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

日月之踰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土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入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量反

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

陳子會云云圖解云謂是私相議一脈云為恭指官攝日月之說元以為子貢賢不下夫子特曲為推遜耳

子貢曰君子云云又林貫自云君子指學者

夫子之云云甲統云以神化之妙言

集註大可為云云孟子盡心下篇云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聖非思勉之所能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不可為惟其非人力之可為故曰不可階而升夫由志學而立由立而不或出可欲而有諸已由有諸已而克實皆可以階而升至於知天命有輝光已非

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其仰之高鑽之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豈可階而升哉白雲許氏曰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若故曰字東嘉史氏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而化之之言要之不問性之反之纔說化便不可階而升子貢所言朱子所註皆只如此看可也若說自大而化者有階可升合下台化者不可階而升者非也
夫子之得云云蒙引云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夫子之得邦家亦不過此立之義也道之教也綴之立之固也動之道之深也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
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范氏謂生則天下歌誦亦好孔安國曰得邦家者謂為諸侯若鄉大夫

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幾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深矣

陳子會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嘗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此雷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也知去聲

責子會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方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於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季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為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書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

存疑云立之植其生也
是養民事制田里教樹畜
皆所以立之道引也列之
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
校明禮義道之以德皆所
以道之緜安也謂安存也
比立尤溪立如樹初種根
入地級則培養後厚根溪
着地矣故曰級立之固也
動是鼓舞作與使之歡喜
踊躍進於道而莫禦也比
道之尤深○揚明云是設
言為輔相非為君也

○六林貫旨云四之字俱
指其言斯字即速意立之
是植民之生其字指立行
綏和之神○李九我曰立
之四句古有此語故曰所
謂四平說

斯行斯來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
類之以生故以為榮幸而尊之親之哀謂人失所依故為之哀戚如喪考妣
如喪考妣書舜典云百姓如喪考妣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神之哉

○同下篇云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蒙引云聖人神化化
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
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
彼是大而化之之化
○瞿昆湖曰上節化不可
為化字雖以身者言下節
註中神化二字雖以及入
者言實則即用以見神因
業以觀德
○釋鼓影響蒙引云釋鼓影
響三般意鼓應釋影應形
響響應聲
○禮記云云禮運篇註
黃樛謂搏土為釋也土鼓
築土為鼓也

和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

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妙得

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

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其高遠也天子之得邦家者

其鼓舞群動提於釋鼓影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

年右援枹謂鼓枹鼓槌音浮本作枹漢書枹鼓之枹

音浮風無反則此枹字不音浮若音浮者乃乘枹浮

海之浮人雖覓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

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

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問立之謂植其生宋子曰

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

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踴躍遷善改

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僎志

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統

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

其効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

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級之

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

感無不通也○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

道之以德級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

深也立之道之級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

五畝之宅云云見孟子梁

惠王上篇

書之俾予云云以治見大
禹謨篇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
功化之神妙

聖賢四書大全 論語十九

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
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
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
實大則聲宏。本淡則未茂。感動之淺淡遲速。未有不
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
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
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
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
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益激於
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
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
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遇化存神之妙。未易
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
則聖人遇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
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

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
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
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問
致。次疑夫子之私。其子禽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
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之以
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
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
其所見抑何霄壤之懸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
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
所得於夫子者。益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
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
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
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
用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其神
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大固有自者。
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

論語四書大全

卷之九

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
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
又有以漢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
高遠學者宜熟
玩而淺息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九終

堯曰第二十一正義曰此節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
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十

堯曰第二十

比三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二章言堯舜三王之
道二章為政三章學為君子○黃氏四

如且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敘堯
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堯曰第二十一正義曰此節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
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堯曰咨咨嗟聲也爾舜
句書云咨有二收亦異
其曰咨禹者同咨亦有二
收記者之辭故此首下箇
意曰字○陸聚崗出講云
允字着力看謂是直箇執
得中也中就施於政事者
言○**集註**此堯合舜云云
通義許自雲曰堯伊祁氏
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爲唐
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
位七十載欲遜位於有德
於是四獄舉舜命之爲百
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舉
禹平水土堯七十二載已
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攝
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
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
在位共一百零九年壽一百十
六歲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嶽薦之於堯爲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一
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二即天子位命禹爲百揆三十三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
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

妄逸是也爲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爲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位四十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零歲
集註亦以命禹蒙引云禹之受於堯亦然故書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舜亦以命禹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首經講反於本文亦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
集註舜後遜云云通義許自雲曰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爲司空三十二年而爲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崩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

之也宋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火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爲言把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

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

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

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未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替凡守方是守使易得死殺百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統言○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與人君之崇高富貴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旬於虞書大

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未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替凡守方是守使易得死殺百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統言○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與人君之崇高富貴也

禹謨比此加詳。梁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後來舜告禹文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太擊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在此，然太要却不出此。太要於此可見。○雲峰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祿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

曰：予小子云云。圖解云：皇大也，皇皇后帝，天之神也。尊稱之詞。揚明云：帝臣，及指天下賢人，不蔽是舉用之意。○文林貫直云：簡是鑒閱之意。○焦漪園曰：此條是湯之事，總是告諸侯之詞。予小子六句，追述初時請命而伐桀，朕躬四句，則說今日伐桀以後事也。簡在帝心，謂罪人與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敢赦之，蔽之乎。○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簡閱其善惡也。○正蒙第十云：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以為天下君已不敢不聽。○杜靜臺筆記云：帝心以上見在也。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下見在也。寄托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蒙引云：有罪者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不敢蔽，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經關於上帝之心，我惟聽上帝之

承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承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舉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詳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聖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

命而巳○古人質朴如堯舜禹湯特尚皆以名稱至湯而後有號至周而後有謚○帝臣不蔽謂聽天命之所歸也○不敢利天下而蔽天下之賢也○故書咸有一德篇曰監於萬方○於迪有命○春官一德俾作神主○山微通監亦曰湯既放桀○退就諸侯之位曰天子惟以德者可以處之○亦必有德者矣○天既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我當在其責矣○是故朕躬有罪○此自朕所為○不以萬方也○萬方有罪○則非萬方之罪也○自是我弗克負荷而使萬方至於罪戾耳○無以萬方或言不以及萬方者○非也○無當不在字詳集註自見

集註用玄牡云云揚明云云魚色牡牡牛用玄者未變其體請命伐桀云云存疑云請命之詞見於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已

周有大賚云云揚明云大賚是發粟散財與窮民○然犀解云伐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賚乎於四海於其中善則加意而富之○存疑云大賚四海決是均沾天下無告之窮民其間善人自有分別決然不混與眾人一般若只及善人則窮民之無告聖人獨能悲然耶決不如此○蒙引云周有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定加不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

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

國云至為用玄牡實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

事敘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

用玄般人尚白大事敘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簡閱也言桀有罪已

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

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

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

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宋子曰簡閱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

天點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請桀得罪於天下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雙峰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通武王克商大賚於四

海見形旬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

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

雖有周親云云 薛聚 出 講云此皆武王誓師之辭 上二句見我商有必勝之 理下二句見我商有不容 已之勢乃一時之言

○合喙云有過過字當貴 字看言百姓皆責我不正 商罪是期望我之切豈可 諉之也○存疑云武王之 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 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 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斷 其有必克之理也其既伐 紂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 言曰百姓有過是已處之 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 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此亦 以天下為己責與湯同一 心也

本於此 雙峰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 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 頭第十件事大賚是錫予晉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 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 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 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問雖有周親注紂之

離那裏有至親宋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眾叛 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 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

細釋有亂臣十人書泰誓 篇中云予有亂心十人同 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

謹權量云云 微言 彰山 曰權量曰謹使得其平也 法度曰審使得其當也廢 官謂雖有其官而徒擁虛 名者則修之實其職也 ○杜靜臺筆記云權量政 之紀法度政之綱人官政 之輔○然犀解云導守曰 法品式曰度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 去聲 直垂 也量 去聲 斗斛也 古註引漢律歷志云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于 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 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

興滅國云云蒙引云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廢棄箕子商容而不之用故然亦反商之舊也○又云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才有德正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存疑云帝王之子孫無其國而久滅者則開封而興起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絕者則搜其子孫使承其緒而繼續之

○通義程復心曰興滅繼絕所以順天命而不忘前聖之功舉逸民所以順天理而不廢天下之才此民心之所由歸也滅國絕世是已往底逸民是見在底接續其已往底舉其見在底得武王用心如此之公不以天下為己私處○許白雲曰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雖存而君亡為之立君○集註封黃帝云云蒙引云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

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

復商容云云又云舉逸民不可說泛了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此當有事實解他蓋本文是敘事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之間禮記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曉故知禮記有出於漢儒之附會○所重民云云蒙引云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武王反之○脈云食喪祭以重字揜之重民之食如民事不可緩是也重民之喪使慎終重民之祭使追遠也無非立人紀而厚風俗

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禮記武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

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此聖人之大罰○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右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鬬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解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脩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興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所重民食喪祭

集註惟食云云孔安國云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
祭祀孝養皆聖王所重

寬則得衆云云甲第云寬
自溢民言寬大而無殘則
得中是天下歸附意信自
號令言一誠而不欺也民
任是倚賴于我意敏自勤
政不怠荒言功是庶事畢
舉意

集註堯舜咨命云云周用
齋王意云堯舜之咨命詳
於道陽武之誥命詳於辭
○存疑云堯舜云授受中
也湯武之討罪用賢責已
行政亦無非中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述治道相傳之
統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
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
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
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
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

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
天子零碎收拾或
舉其辭或述其事奏哉武
王一段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在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雲峰
胡氏

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
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
武以征伐爲中泛言之則
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
之曰中而已○新安陳氏
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
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
體也

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

楊氏曰

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

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

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朱子曰此篇夫子
誦述前聖之言弟

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
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
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爲一章蓋與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
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
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未
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
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

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宋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餘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子張問於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為一篇題曰子張問。○直解云：子張問于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為政乎。○文林貫直云：尊是奉行意，美是利於民者，屏除去意惡是有害於民者，斯可斯字作則字看，不費是不損己之財，勞是勞民之勞，欲是心有所慕不貪是人不以為過取，泰是軀常舒泰不驕是無矜高意，威是容貌莊嚴。○蒙引云：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存疑云：惠者施利於人未有不費者，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分己之所有而與之也，故不費。○勞事非民所樂為，若是事不得已如鑿池築城之類，這便是可勞者，以是勞民，民自知義而樂從，又何敢怨播殺乘屋，此民自家用之于此似未太切。○凡外物不當得而欲之則為貪，仁是凡事當理而無私，乃吾當為之理，正吾所當欲者，何貪之有，欲仁仁字就政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

事上說○蒙引云惟仁者吾所自有而當然底物事故欲而得之不為貪○揚明云儼然若君子身上說畏是畏其德威○合蒙云猛厲聲色作威風而使人不教近也○通義許白雲曰因民之所利如墾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職使之衣食足恩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蒐狩補逐盜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眾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入自然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仁山金氏曰君子不畏眾而弱寡不重大而輕小視之如一可謂泰矣然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蓋以嚴敬待已而已非以此加人也故威而不猛

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張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入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方所不堪亦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狹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

子張曰何謂云云揚明云不戒不告戒於平時遷者成切慢令說得寬緩致期是刻自催促賊是殘害意出納是出此納彼各是不果矣○存疑云教他為善而民不從然後殺之則五惡之道已盡彼民不從善自取殺耳此不為之虐惟不教他為善待他為惡就殺他他初未聞教令我不曾盡道去教他其為惡特出於不知非有故犯之意我殺之不亦虐乎○暴者急還無序也戒其成而後視其成便從容有序不謂之暴惟不曾戒其成而就視其成便是急遽無序故謂之暴○賊是害物也嚴其令以責之於後此不是然害物惟故意慢其令於先而刻期責其成於後此分明有意欲害物也非賊而何○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緊相似然不戒視成是出於無心慢令致期是出於有心此其不同處○通義許白雲曰上人能教之至於犯法則可不教之而至

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入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宋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左右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會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私犯法却刑之則是殃民
凡歛賦稅起役之類當先
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
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期
却更逼迫則害其民三者
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各是
悠緩之惡上三惡重下二
惡輕

集註賊者切害云云通義
東嘉史氏曰致期是急切
刻害之意故集註以賊為
切害之意是也

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
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
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
當封刻印刻印吾官忍弗能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
也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
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
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
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嗜於金反惡烏故反
叱言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
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入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囚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人有疾

病涕泣分飲食至使入有功當封爵者刻印禮記詔缺

也敝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宋子曰猶之均

之也如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各字說

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

之間澀縮漸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

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

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

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却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

○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

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

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

彼且為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

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議法以諭

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

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楊曰非其義也一介

不以予入而不為吝義在與與而惟出納之吝在
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
已。○問猶之與人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
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
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
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
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黃氏曰惠易賈勞
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
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
可也甚則不戒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
期吝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
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罪聖人之所以深戒
之也。○雙峰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
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實他成就或不是暴
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乏也。○嶺與而吝
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

緩之惡。○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
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
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
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
○尹氏曰吾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

之以繼帝王之治夫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趙氏曰

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問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
之為政蓋與帝王若符節。○雲峰胡氏曰問政見
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三仲弓子路
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
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
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
知戒賤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
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詳言為治之要

子曰不知命云云蒙引云
知命非特泛泛然知之而
已。是臨利害之際而一惟
命之安乃為知命。○圖解
云知命是洞見理之本原
非知吉凶禍福之命。○覺
路表七澤曰此命字即天
命之謂性之命學者而不
知入命雖行請極其完建
立極其偉亦只是日用不
知之百姓公孫文子曰脩
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禮即克己復禮之禮不知
禮則渾是人欲之私其身
類然屈於萬物之下而顛
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
立矣。○文林貫直云命以
天之賦予言君子與僇俸
小人對看。○漢自卷貞義
云此三者不必求之在天之命在人之言也惟求諸吾心之良知而不以一毫私欲蔽
之則於斯三者不待慮而自無不知矣。○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外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

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宋子曰此與五十七知天命
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
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
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利害
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
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
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
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
常求其所以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
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
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

不知禮云云文林貫直云禮以一身威儀揖遜之節言立是有持循的意○脉云禮是天理之節
文知禮不徒是曉得就有躬自勉會的意思立者德性堅定也勉強把持便指立
不知言云云文林貫直云言是入言有得失在內知人是辨他立心的邪正○脉云言根于心因
言以知心方是知言不知
言就是不知人註中則字
俱落一層一說知人非知
人品直知所以為人之理
亦是○蒙引云言心之聲
也人心之邪正於言乎見
之所謂人心之動因言以
宣也知言者亦不是只泛
泛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
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談
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
窮然孟子所說廣故註云
凡於天下之言無不究極
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
所以然耳且其所說都就
設落邪道一邊此則虛說
亦只槩說人言○直解云
自仲尼焉學四章便是把
論語之道歸着在孔子身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雲峰胡氏曰集
註十字是形容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
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

上了堯曰以下三章則直述帝王之統而以孔子從政之畧與知命之學繼之使盡一窮達兩邊事見論語一章所以繼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者只此兩端耳學庸孟子俱從此實補推行說去的○通義金仁山曰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論帝王相傳與爲政之畧而又以此三言結之蓋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一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用可謂詳矣而未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愚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入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不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爲君子矣

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峯胡氏曰孟子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百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爲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南軒曰此所論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

章圖不右第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學者自棄之弊

在入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化乎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雲峯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爲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去之不無意矣

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

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終

